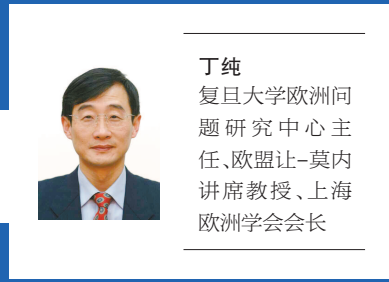


大选在即 谁将成德国新总理 阻击极右“防火墙”面临考验

2月23日,德国将举行新一届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在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德国政治碎片化和极化并存,本次大选的结果将深刻影响德国和欧盟的政策走向。德国政局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如何?我们请专家详细分析。
——编者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经济疲软挑战重重

此次德国选举是在内部经济疲弱、民粹势力崛起,外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冲击跨大西洋盟友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可谓内忧外患,正值多事之春。

从德国国内情况看,经济和民生由于俄乌冲突、能源危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执政联盟掌控能力欠缺等一系列冲击,叠加内部结构性因素如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步伐缓慢、人口老龄化等挑战,致使经济增长疲弱,2023年与2024年经济分别萎缩0.3%和0.2%,去年出口下降0.8%,企业破产屡创新高。通胀虽有回落,但能源、食品、服务价格仍然较高,私人消费仅增长0.2%,严重累及民生;治安状况恶化,移民难民政策成为社会焦点。德国似乎从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变成了“拖斗”,“德国模式”从一度大获成功到如今备受质疑。

政治上,传统大党如联盟党、社民党等日渐式微,呈现多党逐鹿的碎片化格局,过去那种一党在大选中获得过半选票,单独执政的状况早已不再,组阁谈判耗时费力,凑合组阁已成常态。同时,极端右翼政党的异军突起引人注目。2013年成立的选择党影响力日增,不仅“登堂入室”成为战后首个进入联邦议院的极右翼政党,而且近来民调支持率甚至超越了社民党、绿党等传统老党。

在欧盟内部,围绕援乌抗俄等问题,德法间龃龉不断,“法德轴心”明显失速,德国与“新欧洲”国家的关系也不够和睦,这些因素不仅降低了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也使欧盟面对内外挑战时有些力不从心。

从跨大西洋关系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释放出强烈的单边主义信号,给欧盟带来三重挑战——如何重塑欧洲安全和结束俄乌冲突、可能加征关税引发美欧贸易战、美国频繁“退群”颠覆原有秩序和制度。



▲德国现总理朔尔茨(右)和绿党候选人哈贝克(中)
▲默茨3日在基民盟大会上发言

图IC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立场让欧洲弥漫着不安情绪,急需德国和欧盟聚力回应。

因此,在时代转折的变局下,一直以来作为欧洲经济和政治稳定器的德国,未来政局和经济能否趋稳,反极右“防火墙”是否依然有效,各种政策能否对内忧外患,本次大选可谓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难点在于选后组阁

此次德国大选将选出630个联邦议员,共有29个政党参选,按政治光谱划分的主要政党及其推举的总理候选人分别是:极右的选择党魏德尔、中右的自民党林德纳和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默茨、中左的社民党朔尔茨和绿党哈贝克、极左的左翼党赖欣内克和阿克、“萨拉-瓦根内希特联盟”(萨瓦联盟)瓦根内希特,共计7个政党,8位总理候选人参与角逐。

从竞选纲领来看,联盟党的政策重点是加强经济活力、提升社会安全、恢复国家团结;承诺大力改革,应对重大挑战。社民党则侧重于通过投资和税收改革刺激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福利体系,推动移民融入和加强国家安全,同时强化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作用。选择党主张公投决定是否“脱欧”,至少应退出欧元区,恢复使用德国马克;主张加强边境管控,拒绝不符合要求的人入境,并主张取消乌克兰难民的津贴;绿党主张刺激经济投资,增强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应符合可持续发展,降低能源价格,提高最低工资,强调社会公平等。

按照最新民调结果,目前各主要政党的预计得票排序为联盟党30%、德国选择党

22%、社民党16%、绿党13%、“萨瓦联盟”5.5%、左翼党5%、自民党4.5%。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联盟党将牵头组阁,默茨有望成为德国新总理。

默茨曾是默克尔的手下败将,一度弃政从商并获成功,后重返政坛。他倾向严格财政纪律,主张管控移民难民、支持欧洲一体化和北约,坚定抗俄援乌,是亲美的“大西洋主义者”,性格较为务实、感性易变。

此次德国大选,由于各党均不具备得票过半单独执政的可能性,最大的看点和真正的难点应该在于选后获胜政党的伙伴选择与组阁谈判。如何讨价还价、实现纵横捭阖,将反映各党理念和政策趋向,同时也考验各党派领导人的判断、妥协和决断能力。不但要看各党得票率,更要看彼此的契合程度和妥协力度。另外,自民党这样的小党能否超过5%门槛进入联邦议院,也须考虑在内。

具体而言,存在多种政党搭配和组合的可能性。据德国民调结果,目前最有可能的首推“黑红组合”,即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联合政府;其次“黑绿组合”也颇受青睐,但鉴于两党理念和执政思路分歧不小,组阁谈判恐需相互磨合。此外,可能的选项还包括“肯基亚(黑红绿)联盟”“红绿联盟”等各种组合。

各党能否守住底线

根据去年12月底达成的协议,联盟党、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和左翼党均承诺不与选择党合作,共同垒筑针对极右势力的“防火墙”,避免德国出现奥地利那样极右政党获得

组阁权的现象。但选举结果揭晓后,德国各党能否恪守对极右“说不”的底线,值得关注。

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由于选情胶着,各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策主张和言行举止也可能对最后结果产生戏剧性的影响。上次大选被民调普遍看好的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在视察洪灾地区的“不当笑脸”,让社民党候选人朔尔茨得以最后翻盘。

最近,联盟党候选人默茨为了获得更多选票,提出受到选择党全力支持的有关限制移民和难民的《限制人口流入法》法案,引发轩然大波,不光遭到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等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在联邦议院通过,更是在民间引起强烈反弹。柏林、汉堡、汉诺威、慕尼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多个德国城市接连爆发大规模反选择党、反纳粹的示威游行。这些抗议声浪所折射的诉求,一是强调捍卫德国社会对移民和难民宽容的传统,二是反对默茨与极右翼选择党合作,认为此举推倒了不与极右合作的“防火墙”,三是指责默茨的机会主义行径。这无疑恶化了联盟党的选情,尤其是增加了大选后相关政党联合组阁的难度。

相关政党之间的互不信任感和争端加剧了德国社会分裂、政局不稳,乃至在国际上影响力削弱的现状,同时也反映出德国社会和民众的“两难”:既希望控制和限制难民和移民,政策更加内聚,又对民粹势力崛起深感忧虑。这其实不仅是德国,更是欧洲社会矛盾交织的一个缩影,极大考验着各主要政党及领导人的认知和驾驭能力。默茨及联盟党此举对大选影响究竟几何,是持续发酵颠覆选情,还是虚惊一场,仍有待观察。

特朗普“清理加沙计划”会给中东带来什么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研究员

1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迈阿密的途中向记者宣布“清理加沙计划”。

并非临时起意

特朗普声称:“我希望埃及能带走一些人,希望约旦也能带走一些人”。“可能是150万人,我们要把整个地区都清理掉。你知道,几个世纪以来,那里发生过许多冲突。”

尽管特朗普在“空军一号”讲述该计划看似比较随意,但绝非临时起意,而是其上一任期中东政策上一贯逻辑的延续。

特朗普的“清理加沙计划”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即遭到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强烈反对。特朗普的“清理加沙计划”究竟是美国对巴以问题“路线图”的最新立场,抑或只是固有强硬立场的“宣泄”?无论何种情况,都将不可避免对中东局势带来新的负面影响。

埋下冲突伏笔

首先,特朗普试图勾勒巴以关系的新图景,但埋下新的冲突伏笔。自2007年以来,巴以关系演进

为法塔赫(约旦河西岸)、哈马斯(加沙)和以色列“两国三边”的复杂景象。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15个月后,千疮百孔的加沙政治与社会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特朗普的“清理加沙计划”旨在通过大规模迁移加沙民众至邻国的方式来架空哈马斯,促成巴以“两国三边”关系演进为以色列与法塔赫的双边关系,为其不断掏空“两国方案”铺路,根本目的还是试图继续维持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

可见,当前的加沙停火协议很大程度上是美以的缓兵之计,在特朗普回归白宫并与以色列再度在中东形成合力的背景下,“清理加沙计划”会使哈马斯的处境更为艰难,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也难以从根本上

得到缓解。

其次,特朗普试图重塑西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但势必会引发对美不满情绪的反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延宕和深度外溢产生了诸多联动反应,如黎巴嫩真主党受到重创、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垮台,特朗普期望通过“清理加沙计划”持续削弱作为“抵抗之弧”重要一环的哈马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特朗普将目光锁定与巴勒斯坦接壤的埃及和约旦。

冲击盟友关系

埃及和约旦在军事与安全上倚重美国,特别是约旦将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提供给美国空军使用。埃及和约旦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利益攸关方,从地缘上更是与巴以

关系难以彻底脱钩。这两个阿拉伯国家作为以色列的建交国和美国的非北约盟友,长期与美国维持着良好关系。特朗普政府试图迫使埃及和约旦改变过去在巴以问题上长期相对超然的态度,在共同对抗哈马斯上凝心聚力。然而2月1日,埃及、约旦、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特朗普的强制迁移计划,认为该计划“威胁该地区的稳定,有可能扩大冲突”。

总之,特朗普的“清理加沙计划”为初现和平曙光的巴以问题投射了新的阴影。特朗普过分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不仅无益于巴以问题朝着最终解决的方向迈进,还进一步冲击了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关系,可能给中东带来更大的体系性动荡。